

青春組 · 散文類

首獎



吳浩瑋

錯過了千禧年的筆者。最近愛上了薩蒂的裸體  
舞曲還有靡雜著虛榮的日子。就學於臺北市私  
立東山高中。

## 鏡眼

緩地，在鏡子面前無需急躁。

我一個個將襯衫鈕扣給解開，每解一顆釦，就恰似獲得了一次沉澱，這裡密不透風，廁所總比刑房來得折騰，我剝開每一道思考的外殼，在這裡，我能把最寧靜的東西獻祭，獻給誰呢？我也不曉得，但，真要有個答案的話，那恐怕是鏡子中的野獸吧。

是的，我總認為鏡子裡藏著一頭野獸，或一個人，或形似人的獸，我不知道那頭獸是否有物質需求，或睡意，再或性欲。我沒辦法描摹那頭獸的輪廓，我只能隱隱感覺到，牠粗糙，牠黑暗，牠骯髒，牠毛茸，牠渾沌，牠混濁，牠或許有血盆大口或咧嘴齜牙，也可能是宛若黑洞一般的形體，我唯一能準確形容的，是牠那一對澄澈灼白的眸子，鏡眼。

站在獸面前，看著比獸更扭曲畸形的我自己，不知道在這光滑鏡軀背後的那頭獸，又會怎麼樣地看待我呢？那頭獸，總能佇足視野最通透的高度，俯瞰我的潔與不潔。就像用最睥睨的眼光睥睨最該被睥睨的人。牠審斷著我的高姿態，讓

我不敢輕挪一步。

我終卸下了全副武裝，包括那些矯飾的胭脂，或卡在喉嚨深處的盔鎧，在這裡，在獸狡狷卻寧靜的視線中，我可以展示赤裸的自己，沒有任何一絲顧忌的自己，那個原始的自己，可以用自己的眼光來定義自己。我如同陷進了乳房裡，周圍有種說不清的甜蜜，或輕盈，一種把時光揉碎然後漫溢的感覺。在獸的面前，謊言宛如是另一個世界的產物，是污漬，沒必要欺瞞，因為沒有任何演技能矇住鏡眼。

「你又自殘了嗎？」同樣地，獸也說不出謊，牠厭惡那些拐彎抹角的話術，牠的口水是一種真相的深淵，牠噴吐的氣息，是誰都抵達不了的白色盡頭。牠像是在昭示一般地問我，牠明確知道我身上何處存在著坑坑疤疤，細微到熟諳每顆青春痘的位置。我張開手臂，恨不得去環抱獸，我深愛著獸，卻也畏懼著獸，深怕哪天獸會從這個時空單位中脫出，深怕不諱言詞的獸會在外頭調侃我。

牠望向我的手，我的手臂上，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橫條城市，那些城市，不知是誰殖民給我的，那些斑跡，一個比一個羞恥，我宛若恥辱的囚徒，任憑獸打量著不堪的我的胴體。獸咧笑：「你又在做毫無意義的事情。」

獸一點也不嚴謹，牠獸嘴只吐批判，而那批判是直達我內心深處的一班列車。我能知道，獸正在凝視著我，牠的視線搔過我身上每一處，每一角落，無論是哪一種微型的死亡，牠從不錯過，牠的視線是玻璃錐子，不斷地微刺著我自己製造出的傷口。牠在挪揄我的愚蠢。「人類真是無意義的生物，沒有一點自覺的生物，割出這種傷口又要給誰看呢？給誰看，誰就會笑吧，捧腹大笑。這種不致命又滑稽的痕跡，你不過是，你不過是想要讓誰看見吧？好讓誰能施予關愛，好讓誰能丟幾束同情的鮮花給你。」

我正在獸的吐息中溺水。那對鏡眼使得我窒息。

「然而沒有人看，所以我給你看。」我再說，像個鬧彘扭的孩子。獸笑了笑，比我更像個孩子。我湊近鏡軀，我幻想著自己和獸只有一線之隔，我幻想著我和鏡眼能夠相視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只能從反射中看見那個骯髒的個體，那個不美好的東西，那個滿臉油膩，臭著一張嘴，比獸更可怕扭曲的東西。不知道，獸曾否感到噁心過呢？

我思考著，我思考著。

不知道獸的眼，灼白的瞳孔中是否也反射出了一個這樣的我呢？牠的端詳之

中，是否存在著我呢？我欲讓獸能夠記住我，便愈是不安，寧靜些許碎裂，我開始反覆地停滯呼吸，獸卻不吭聲，這時，獸比小孩更像個小孩，像個不知道大人痛苦的小孩。最後我停住腳步和呼吸，停止瘋狂亂舞，停止鏡眼前故作的莊嚴和聖潔，此時的獸，拿下了我最後一塊城池，扯開了最終防線。我無法潰堤，我連淚水都被獸給掏空，我不再想要見獸，我只好看著自己，看著自己——這個不用從獸的反射中，便能看見的自己。

我凝視自己久了，忽然有點醉意。

我在想，鏡眼裡頭的我是否也會認為，這一端的我，是獸呢？

我將我的鏡眼轉過，搔痛著我手上的傷口，我不禁這樣想——然而沒有人要看，所以我給你看。

但這裡沒有鮮花——

我正在讓我，親眼看我。

\* 評審評語

強而有力的作品，寫出慣性自殺者如何在鏡子中經過心境的轉折與扭曲，看出自己當下是什麼樣的人。整體讀來頗為沉重，但主視覺焦點集中，技巧高超，文詞精練，是頗為重量級的作品。

——王聰威

\* 得獎感言

此文是我的初次告白，同時作為我數多告別中最具意義的一次。我從不認為自己的文筆能愧對於此獎的絢爛，感謝評審老師能向我施予如此花束，讓我微不足道的告白暨告別——能在誰的記憶裡落根。